

淮南子斟詮

上册

陈广忠
撰

黄山
书社

淮南子

陈广忠 撰

册

注

黄山书社

绝代奇书《淮南子》

孙以楷

半个世纪前，胡适称《淮南子》为“绝代奇书”。宋代高似孙称淮南王为“天下奇才”。

《淮南子》之奇，首先在于它的作者刘安的遭遇之奇。刘安是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被文帝封为淮南王，都寿春。这样一位皇室贵胄，为王四十三年之显赫的王爷，不好犬马，却广招天下文学、方术之士；不寻觅声色，却爱好读书鼓琴，真是独立奇行。这种奇，居然被最高统治者视为有问鼎之野心，也居然被短视的人看作是笼络人心，欲图谋不轨。这，终于导致了一场奇冤，其结局自然是刘安蒙受“谋划叛乱”之罪，而被逼自尽。刘安不仅在政治上蒙受奇冤，在学术上也遭到后代学者的怀疑。在某些学者眼中，刘安养尊处优，怎么可能殚精竭虑建构内容如此繁富的著作？由此，他们认为《淮南子》当成于门客之手。政治上的奇冤莫辨，著作权的无端被猜疑而难以澄清，使《淮南子》蒙上了一层浓重的奇幻色彩。

《淮南子》之奇，更在于它那“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体系和精深的内涵。它是先秦及汉初道家思想的集大成，它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论，直接开启和影响了王充的唯物主义元气自然论和王弼的本体论思想；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宇宙生成论及其范式，并影响中国学术史达两千年之久；它吸取了先秦人本主义思潮的精华，总结了秦汉黄老“无为而治”的历史经验，

构建了一种倡扬主体意识、肯定主体地位和作用,与董仲舒的君主集权专制理论不同的政治哲学;它尊重人格独立,阐述了一种兼容豁达、既务实而又超脱的人生哲学;它克服了老子对直觉的偏执,重视理性思辨与感性直观的统一思维方式;它以唯物发展的眼光考察历史,得出了许多接近于唯物史观的朴素观点,并提出了一系列治国安邦的经济之策;它总结了先秦科学思想与科技成果,在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工艺学、养生学、医学、生理学方面,保存了十分丰富的自然科学史资料;它在军事科学方面,则继承和丰富了先秦兵家的军事辩证法。总之,《淮南子》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巨著。它比《老子》更系统,比《论语》、《孟子》更深刻,比《墨子》更全面,比《庄子》更现实。无怪梁启超说“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中著述第一流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无怪刘文典把它赞为“眇义之渊丛,嘉言之林府”(《淮南鸿烈集解·自序》);也无怪胡适说它“集道家之大成”(《淮南王书》)。

《淮南子》之奇,还在于它的命运之奇。早在《汉书·艺文志》中,它就被打入杂家之列,此后虽有高诱指出《淮南子》“其旨近老子”,虽经章学诚批评《汉志》仅列《淮南子》“于杂家,非也”,但许多博学鸿儒或出于偏见,或疏于考辨,仍纷纷把《淮南子》贬为杂学,或谓“杂采众家,不成一家之言”,或谓“杂取各家之言,无中心思想”,或谓“择焉而不精”。在儒学独尊的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淮南子》只在东汉时有许慎、高诱等人为之作注;以后只是因为书中保存了大量史料,才被各种类书所征引,而它的理论价值则长期被历史尘封。直到清乾嘉之际,庄逵吉才予以整理校释。随着近代启蒙主义思潮的发展,它才逐渐得以流行。但是由于旧习惯成说的束缚,对《淮南子》的研究,仍很冷落。解放前研究《淮南子》的专著仅有胡适的《淮南王书》,解放后直到 80 年代后期,我们才读到牟钟鉴教授的《〈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一些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思想史、哲学史著作,对《淮南子》仍然只

字不提。可以说,本世纪 80 年代以前,《淮南子》是中国学术史上命运最不幸的学术著作之一。

《淮南子》的不幸命运,乃是中国封建社会思想专制的产物。我这样说,绝不是认为它是反封建的著作。不,《淮南子》从一开始就是一部为西汉封建王朝总结和寻求治国理论原则的著作。战国中期,封建制度已先后在各诸侯国确立,天下将由分裂走向新的统一。与封建统一的大趋势相适应,理论上也将由百家争鸣的道术分裂状态走向百家融合的道术合一。最初是在齐国,数以百计的学者们聚集在稷下学宫,讲学论辩,取长补短;在不同学术思想的撞击、渗透中出现了稷下黄老学派。接着是在秦国,以吕不韦为首的《吕氏春秋》写作集体,“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序意》),“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吕氏春秋·序》),融会百家,建构了适应封建大一统要求的理论,并在实践中指导秦国取得了巨大成功。秦始皇离开《吕氏春秋》的思想路线,转而采取法家的极端主义的严刑峻法的主张,虽然依仗原有的基础统一了全国,但仅仅二世十五年而亡。汉朝兴起,政治家们总结亡秦经验教训,采取黄老无为之治的主张,实际上就是对《吕氏春秋》理论主旨与路线的回复。《淮南子》正是在总结亡秦教训以及汉兴七十年的治国实践的基础上,继承和高扬《吕氏春秋》精神,以道家为主体,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因阴阳之大顺,以建立新的适合大一统封建王朝需要的治国理论体系的第三次努力。但是,《淮南子》以尊重人的自然状态、主体意识和自由精神为前提,主张调动社会全体成员的主动性来治理天下,既维护统一又保护地方治理权;——尽管这种治国理论和治国路线,不失为治理封建国家的一种明智选择,但它却注定不能为汉皇室所接受。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宗法关系基础之上的,它必然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相比之下,以孔、孟、荀学说为基础吸收各家学说而建立的董仲舒的新儒学,则更适合中国宗法封建制度的需要,因而才取得

了独尊的地位。《淮南子》则从此被打入冷宫。直到近代,《淮南子》才为世人所了解,受到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的重视。

广忠是一位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从事《淮南子》研究已有二十五年。我认识他已近三十年,深知他具有扎实而深厚的古汉语基础、全面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他特别用功。他节衣缩食,购求了大量有关《淮南子》的各种资料;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总是忘我地读书写作,食不甘味,寝不解衣,指茧层层,书稿盈篋。每有心得或一书脱稿,则手之舞之,这大概是我所知道的广忠的最大快乐。广忠著述甚丰,至今已有独著、合著十余部问世。其著述的最大特点,是具有独到的理论架构和独特的思维模式,力求在学术荒漠上开辟出自己的一片绿洲。他的《淮南子译注》(1990年)、《刘安评传》(1996年)、《淮南子科技思想》(2001年)已出版。有待付梓的尚有:《淮南子会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乃作者多年精研《淮南子》之结晶。《〈淮南子〉许慎、高诱注辨证》(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则对许、高之注详加考辨。这部《淮南子斟诂》的撰写,对他来说已经是驾轻就熟,相信一定会吸引更多的读者。

学无止境。我祝愿广忠在《淮南子》研究和淮河文化研究方面,有更多的著作问世。

2006年4月于安徽大学

说 明

一、本书采用的底本是上海涵芬楼景印刘泂生影写北宋本(《四部丛刊·子部》)。用作对校的有明《道藏》本、清《道藏辑要》本,用作参校的有明刘绩《补注》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庄逵吉本等,并参考古今中外数十种《淮南子》研究资料。本书精心校勘,力求保持宋本原貌,而又融会作者最新研究成果。

二、对景宋本注文的处理,采用北宋苏颂《校淮南子题序》、清劳格《读书杂识》、清陶方琦《淮南许注异同诂》、清陆心源《仪顾堂集》之观点,认为《繆称》、《齐俗》、《道应》、《论言》、《兵略》、《人间》、《泰族》、《要略》八篇为许慎注,其余十三篇为高诱注。然二注已多有相掺。

三、版本之误用()表示,用[]改正,如《天文训》:“是谓下(春)[春]。”衍文用()表示,如《天文训》:“道(曰规)始于一。”脱文用[]表示,如《原道训》:“夫精[神]气志者。”

四、考释与注文力求简明准确。译文分直译和意译两种,而以直译为主。本书基本采取句句对译的形式,使古今文义一目了然。

五、对本书正文的分章析句,分歧颇多。本书分段,基本以韵段为主,并参照其他版本,斟酌而成。

六、本书采用标准的简化字。文中出现的异体字、古今字、通假字,除通假、古今字基本保持原貌外,异体字大多以简化字取代。由于校勘需要、繁简字对应有误、繁简字无法对应等原因,保留了少量的异体和繁体字。

七、对景宋本中的北宋避讳，如匡、筐、玄、弦、眩、炫、敬、撒、境、镜、朗、殷、恒、贞的缺笔，本书皆已恢复正字。对避孙吴、隋、唐讳，则保存原貌。

目 录

绝代奇书《淮南子》	孙以楷(1)
说 明	(1)

上 册

第一卷	原道训	(1)
第二卷	俶真训	(52)
第三卷	天文训	(97)
第四卷	地形训	(175)
第五卷	时则训	(218)
第六卷	览冥训	(275)
第七卷	精神训	(305)
第八卷	本经训	(344)
第九卷	主术训	(380)
第十卷	繆称训	(465)
第十一卷	齐俗训	(523)

下 册

第十二卷	道应训	(585)
第十三卷	汜论训	(668)
第十四卷	詮言训	(739)

第十五卷	兵略训	(792)
第十六卷	说山训	(855)
第十七卷	说林训	(912)
第十八卷	人间训	(970)
第十九卷	脩务训	(1050)
第二十卷	泰族训	(1098)
第二十一卷	要略	(1169)
后记		(1203)
主要参考文献		(1209)

第一卷 原道训

《淮南子》中的“道”，指的是自然规律和宇宙本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空间上包容一切，时间上无穷无尽。它无所不包，无处不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因此治政要实行“无为而治”。作者对“无为”、“无不为”、“无治”、“无不治”等流行说法，重新进行了界定，并赋予了新的内涵，发展了先秦道家的“无为”论。同时，作者表达了道家的“真”、“静”人性观：“人生而静，天之性也。”而与此有关的生命问题，作者认为形、气、神为生命三大要素，互相依存，而“神为之使”。作者强调只有掌握“道”的规律，才能适应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的发展变化。全书以探索“道”之原开篇，并以其为核心贯穿全书，充分显示了《淮南子》立论之宏伟、包容之广大及体例之缜密。

陶方琦《淮南许注异同诂》：序目有“因以题篇”语，乃高注本也。与旧辑许君残注本较之，说多异。

【原文】

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①高不可际，深不可测。^②包裹天地，禀授无形；^③原流泉滂，冲而徐盈；^④混混汨汨，浊而徐清。^⑤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⑥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⑦舒之幌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⑧约而能张，幽而能明；^⑨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

四维而含阴阳，絃宇宙而章三光。^① 甚淖而溍，甚纤而微；^② 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③ 神与化游，以抚四方。

是故能天运地滞，轮转而无废；^④ 水流而不止，与万物终始。风兴云蒸，事无不应；^⑤ 雷声雨降，并应无穷。^⑥ 鬼出电入，龙兴鸾集；^⑦ 钧旋毂转，周而复匝。^⑧ 已雕已琢，还反于朴。^⑨ 无为为之，而合于道；^⑩ 无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无矜，而得于和；^⑪ 有万不同，而便于性。神托于秋毫之（未）[末]，而大与宇宙之总。^⑫ 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节四时而调五行；^⑬ 响谕覆育，万物群生。^⑭ 润于草木，浸于金石；禽兽硕大，豪毛润泽；^⑮ 羽翼奋也，角觫生也。^⑯ 兽胎不赍，鸟卵不（赍）[赍]。^⑰ 父无丧子之忧，兄无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妇人不孀；^⑱ 虹霓不出，贼星不行，含德之所致。^⑲

①道：指自然规律和宇宙本原。 廓：张大。《尔雅·释诂上》：“廓，大也。” 析：通“拓”。《小尔雅·广诂》：“拓，开也。”即扩大义。 八极：八方极远之处。

②际：高诱注：“至也。”陈按：即到达义。

③禀授：给予。 无形：高诱注：“万物之未形也。”

④原：水源。 滂：《说文》：“沛也。”指水盛涌出。《道藏》本、刘绩《补注》本作“淳”。 冲：通“盅”。《说文》：“盅，器虚也。”即空虚义。

⑤混混：水流不绝的样子。《广雅·释训》：“混混，流也。” 汨汨：水流声。

⑥植：树立。《方言》卷十二：“植，立也。” 塞：充满。 弥：

高诱注：“犹络也。”按：通“縻”。《说文》：“縻，牛辔也。”引申为牵系义。

⑦施：使用。“无所朝夕”：黄锡禧本作“无朝夕盛衰”。指“道”永恒，无时间、空间之变化。

⑧舒：舒散。 𡗗：《说文》：“𡗗也。”即覆盖义。 六合：高诱注：“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秋与季春为合，孟夏为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故曰六合。言满天地间也。一曰四方上下为六合。” 一握：一把。《易·萃》孔颖达疏：“一握，小之貌也。”

⑨约：缠束。 幽：幽暗。

⑩四维：即四角、四隅。 絃：《广雅·释器》：“索也。”《集韵》“霰”韵：“絃，绳也。”即维系义。《道藏》本、刘绩《补注》本作“絃”。 宇宙：高诱注：“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按：指时间和空间。《文子·自然》作“往古来今曰宙”。 章：通“彰”，显明。 三光：指日、月、星。

⑪淖：《说文》：“泥也。” 潏：《说文》：“多汁也。”淖潏，指柔和的样子。

⑫二皇：指伏羲、神农。

⑬运：运行。 滞：停止。天运地滞，记述的是盖天说，即“天圆地方”。 废：休止。

⑭应：相应。

⑮声：指雷鸣。 穷：终结、尽头义。

⑯鬼出：高诱注：“言无踪迹也。” 电入：高诱注：“言其疾也。”

⑰钧：制造陶器所用的转轮。 轂：车轂。 匝：周还。

⑱朴：《说文》：“木素也。”《老子》中指原始自然质朴的存在，即指“道”。《老子》二十八章：“朴散则为器。”

⑲无为：指顺应自然规律。

⑳恬愉：安静，安适。 矜：《道藏》本作“矜”，刘绩《补注》本

作“矜”。古作“矜”。《说文》段玉裁注：“各本篆作矜。今依汉石经《论语》、溧水校官碑、魏受禅表皆作‘矜’正之。”《本经训》高诱注：“矜，自大也。”

②①神：精神。 “未”：《道藏》本、刘绩《补注》本皆作“未”。当正。 秋毫之末：喻极微细的事物。 宇宙之总：即天地之总和。

②②优：高诱注：“柔也。”按：即和柔义。 和：和调。 四时：四季。 五行：金木水火土。

②③响谕：通“煦妪”，温恤之义。 育：生长。

②④硕：《玉篇》：“大也。”

②⑤奋：健壮。 角觫：“角”指鹿角，“觫”指麋角。

②⑥𪊑：兽未出生而死。 “𪊑”：《道藏》本、《道藏辑要》本、刘绩《补注》本同。当正。《说文》：“𪊑，卵不孚也。”𪊑，形似而误。𪊑，鸟卵孵不出。

②⑦孤：无父曰孤。 孀：指寡妇。

②⑧贼星：妖星。 含：含怀。

道，覆盖上天，运载大地，扩展到四方，延绵到八极；高度不能够到达，深度不能够测量；包容天地，施予万物；像泉水涓涓流淌，由空虚却能逐渐充实；似急流汹涌，由混浊却能逐渐澄清。因此把它直立起来，可以充满天地；把它横放着，可以布满四海。使用它无穷无尽，而永远没有盛衰。舒展起来可以覆盖六合，卷拢起来还不满一把。捆束起来却能够张大，幽暗之时却能大放光明；弱小的时候却能强大，柔软的时候却能刚强；横贯着天地而包含着阴阳，维系着宇宙而使日月星发光。极其柔和，非常细微；山岳依靠它而高耸，潭渊凭借它而变深，野兽依靠它而奔跑，鸟类凭借它而高飞；日月依靠它而放光明，星辰凭借它而运行；麒麟依靠它而出游，凤凰凭借它而翱翔。远古伏羲、神农两位帝王，掌握了“道”的枢要，而处在天地的中央；精神和万物变化相结合，来安抚

天下之民。

因此能使上天运行而大地不动，像车轮绕轴运行永不休止，像水流向下不会停息，和万物共相终始。如同风起便会云升，事物中没有不是互相应和的；像雷声轰鸣大雨便要降落，同时应对不会停止；像鬼魂出现没有踪迹，像闪电那样迅疾；似神龙兴起，鸾鸟聚集；像钩轮旋转车毂运行，周而复始；虽经雕琢刻画，还仍然保持质朴本色。二王不加做作而作出的事情，都符合“道”的规律；不加修饰而发表的言论，都和“德”相通。安适而不自傲，上下得到和谐。万事万物虽有不同，而都符合人的天性。精神虽然有时处在细微之处，而扩大时却超过宇宙的总合。他的美德覆盖着天地而协调着阴阳，节制四时而调和五行；温恤化育，万物一起生长；滋润了草木，浸透到金石之中；飞禽走兽健壮肥大，羽毛光泽润滑。鸟类翅膀强硬，鹿麋之类得到生养。野兽怀妊无死胎，鸟儿孵卵无不出。父亲没有丧子的忧愁，兄长也没有失弟的悲哀。孩童不会成为孤儿，妇人不会做寡妇；虹霓不会出现，妖星不会运行，这是二王含怀的德泽造成的。

【原文】

夫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①跂行喙息，蠃飞蠕动，待而后生，莫之知德；^②待之后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誉，用而败者不能非；收聚畜积而不加富，布施稟授而不益贫；旋县而不可究，纤微而不可勤；^③累之而不高，堕之而不下；益之而不众，损之而不寡；斫之而不薄，杀之而不残；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浅。忽兮恍兮，不可为象兮；^④恍兮忽兮，用不屈兮；^⑤幽兮冥兮，应无形兮；^⑥遂兮洞兮，不虚动兮；^⑦与刚柔卷舒兮，与阴阳俯仰兮。^⑧

①太上：指最高的。 化像：自然造化而生成的物像。

②跂行：用足行走。 喙息：用嘴呼吸。 蠕飞：指虫类飞行。 蠕动：爬行的虫类。

③“旋县”：王念孙《读书杂志》认为“县”当为“縣”。《说文》“縣，联微也”。《广雅》“縣，小也”。“旋”亦“小”也。于省吾《淮南子新证》认为“注及王说”并误。“旋县”应读如字。县、悬古今字。于大成《淮南杂志补正》认为：“旋”疑当为“浮”，字之误也。按：旋县，叠韵连绵词，状微小之貌。 勤：穷尽。

④忽恍：高诱注：“无形貌也。” 象：形象。

⑤屈：高诱注：“竭也。”按：即枯竭义。

⑥幽冥：高诱注：“渺茫貌。”按：以上数句化自《老子》二十一章，《文子·道原》略同。

⑦遂、洞：深远的样子。《楚辞·离骚》王逸注：“邃，深也。”遂，通“邃”。

⑧卷舒：屈伸之义。 俯仰：即升降。

最高的道，产生万物却不据为己有，化生成万物的形象却不去主宰。那些用脚行走用嘴呼吸的动物，飞行和爬行的昆虫类，依靠它然后才能产生，但是没有什么动物感戴它的恩德；依赖它而后死去，也没有哪一类怨恨它。得到利益的人不能够赞誉它，采用它而失败的人也不去非难它；收敛积聚而“道”不增加财富，施舍赈救也不会增加贫困；极其渺小而无法深究，极其细微而又没有穷尽；累叠它而不会增高，堕毁它也不会倒下；使它增益却不见多，使它削弱而又不会减少；砍削它不会变薄，杀戮它不会伤残；挖凿它而不会变深，堵塞它而不会变浅。若有若无呵，不能够描绘形象呵；似存似亡呵，使用不会枯竭呵；渺渺茫茫呵，对应没有形体呵；幽深难测呵，运动有规律呵；和刚柔一起屈伸呵，与阴阳一起升降呵。

【原文】

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蜺；^①游微雾，骛恍忽；^②历远弥高以极往，经霜雪而无迹，照日光而无景；扶摇揜抱羊角而上，经纪山川，蹈腾昆仑；^③排闾阖，沦天门。^④末世之御，虽有轻车良马，劲策利𨔵，不能与之争先。^⑤

①冯夷、大丙：“夷”又作“迟”。“丙”又作“白”。二人为传说中的仙人。一说为河神。夷、迟，上古音声近、韵同；丙、白，上古音声近、韵近，皆可通假。“乘云车”二句：王念孙《读书杂志》云：《太平御览·天部》十四引此作“乘雷车”。“入云蜺”，《文选·〈七发〉》李善注引《淮南子》作“六云蜺”。

②微雾：天之微气。 骛：奔驰。 恍忽：无形之象。

③扶摇：盘旋而起的暴风。《庄子·逍遥游》：“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揜抱”：旋转曲折。《广雅·释训》：“轸轲，转戾也。”《集韵》“取”韵：“轲，《博雅》：轸轲，转戾也。”“揜抱”，当作“揜抱”。并见《精神训》、《本经训》，“抱”字皆误。 羊角：俞樾《诸子平议》：“扶摇也，羊角也，皆风也。”指曲折上行的旋风。 经：行。 纪：通。 蹈：踏。 腾：上。 昆仑：高诱注：“山名也。在西北，其高万九千里，河之所出。”

④排：推开。 闾阖：高诱注：“始升天之门也。”按：许慎《说文》：“闾，天门也。楚人名门曰闾阖。”知为楚语。 沦：进入。 天门：高诱注：“上帝所居紫微宫门也。”

⑤策：马鞭。“𨔵”：《道藏》本同，刘绩《补注》本作“𨔵”。陶方琦《淮南许注异同诂》：《列子·释文》许注：“𨔵，马策端有利针，所以刺不前也。”按：知“𨔵”字形误，当作“𨔵”。《四库全书》本作“𨔵”，亦误。